

涅槃周刊

第肆拾捌期



方言杂谈

唇齿间的中国

中国需要一个共同的声音

涅槃周刊

Nirvana Weekly

专题 保卫方言

引言	2
方言杂谈	2
唇齿间的中国	4
中国需要一个共同的声音	6
结语：方言与普通话之争	7

人物

一个吉他手的深圳梦	9
刘雪娇：一条未定义的路	11
陈桉、Coral	

文化

你是我心爱的姑娘	15
孤独的错误者	16
我们的北京	18
达夫	
非常蠢	
蔚央	

观点

选择之重	20
为什么我们不知情	22
娱乐的力量——从《楚门的世界》想起	23
舆论把贾斯汀·比伯怎么了？	26
纬来	
累感不愛的 YYP	
蠢朋克	
愁生	

灵感

28 王卓越

编辑部名单

主编	牛上元
执行主编	陈思明
副主编	朱嘉怡 于韬
对外	于韬 丘櫻吉 冷玥 刘心宇 梅紫柔 谭思佳 黄潇 周洁歆 乐奇
专题	谢凌 朱嘉怡 杨达明 刘宸煜 陈嘉欣 陶子薇 涂晓湉 李港佳 周紫凝 廉惠元 白睿琦 武学诚 陈正 褚征宇 黄超然 刘沐子 梁程伟
人物	杨小宇 吴沐晓 梅紫柔 饶睿 曹琼文 俞曦晨 吴泽萍 周兴
文化	赖鼎睿 陈迩夫 杨欣雅 郭悦凡 喻紫荆
观点	许振华 何湘缘 雷雪然 张芯栩 苏筱妍 张丝涵 周子乔 杨粤鹏 黄佳艺
封面设计	林泽昊田
排版设计	赵思颖 盖思思 刘淋琳 林泽昊田
封底设计	刘欣怡

赞助合作 & 捐赠

《涅槃周刊》是一家完全由学生自筹自办的纸质媒体，自负盈亏，不以盈利为目的，售卖杂志之收入用于支付印刷费用。我们在十余所学校有固定的读者群体。

为保证内容的独立性，我们是一家在资金上完全独立的学生媒体，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请联系 于韬 18675557446

订阅请联系 丘櫻吉 13699792171

引语：

你会说方言吗？

可是，何又为方言呢？这里指的当然是汉语方言。汉语方言在语言学上处在一个矛盾的地位，如果按照重文字分析的语言学家的观点，汉语方言是汉语族底下的汉语的分支，而在重语音分析的语言学家的观点，汉语方言虽名为“汉语”，但是却是在汉语族底下与汉语并列的语言。

但是，汉语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指吴语、粤语等），面临着被普通话替代的危机。在南方的很多地方，很多年轻人只听得懂但不会说当地方言，甚至有的连听都听不懂。很多地方也在教育政策上打压方言，有人称普通话教育对方言母语教育完成了釜底抽薪的替换。外来人口涌入也使很多方言面临危机。

不过，近些年，在上海很多人发起了保卫上海话的运动，在很多场合使用上海话，但是仍然不允许在广播电视中使用上海话。在粤语地区，中央取缔粤语电视节目的行为遭到了抵制，很多广东和香港的电视台仍然播放着粤语节目。在浙江，政府已经着手建立吴语音库，为了能使在危机中的吴语留下记录，给后人对吴语的记忆。

那么，普通话和方言难道就真的不共戴天吗？方言是一个地区文化的基础，方言的危机是否是我国地方文化的危机？方言和普通话之间，是妥协？是抵抗？是你死我亡？抑或共生共存？

方言杂谈

文 / B 超

这 么多年来，中国一直希望将普通话推广为通用语言以方便各地区的沟通。然而，地方却希望延续自己的方言与之所代表的文化。这就导致了不为众人所关注但确实存在着“推普”与“保方”之矛盾。笔者认为，这一矛盾与我们学生多少是有着联系的。

我们是推普的“产品”

谈不上采访，勉强算作是调查吧。笔者本身是深圳人，所处深圳，导致调查有局限，也带着浓厚的地方特色。笔者先关于普通话与方言之事简单地调查了一些周围的同学，并大概总结出以下这么几条结论。

第一，能调查到的同学全部都会普通话。同时会说家乡话的大概占三到四成，同时会说粤语的（包括粤语即是家乡话的）占大概两到三成。

第二，八成以上的同学，其祖父母辈的亲戚都是说家乡话而不怎么说普通话的，或是说普通话但带有一定家乡口音的；父母辈的亲戚则大多数是两者都会。

第三，问到“你对推广普通话这件事持什么立场”时，将近一半的回答都接近于“为了交流方便要推广普通话，但是也要给方言留足存活空间”。

就我能问到的同学的情况推断出：深圳作为国家的特别行政区，还是移民城市，“推普”力度自然也就大，而周围的人基本上都在深圳长大，所以同学们要说的也自然是普通话。因回老家的必要或父母的教育以及其他原因，大部分同学还是会说自己家乡话的，但“说的出口”似乎已成了少数，现如今大部分深圳中学生只能大概听懂自己的家乡话罢了。好比我自己，我的奶奶是湖南人。尽管奶奶和我讲话的时候会稍微放慢语速，并尽量试图讲清楚些，我仍有少数听不懂的部分；而当她和父亲、大伯说话的时候，则是几乎有一半是我听不明白的了。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深圳人和我们的前两代人所使用语言的演变就是一个语言的转变的缩影，到了我们这一代，“普通话化”已经基本完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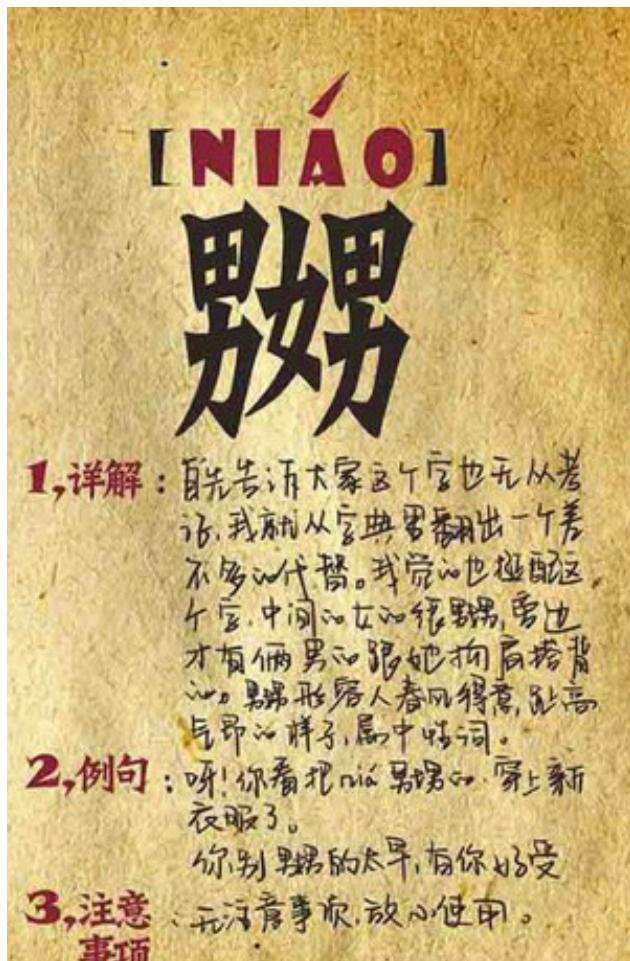
这是我为什么认为普通话已经得到有力推普的原因。因为“推普”早已发生，时间短而快速，短短十几年，我们都是推普的“产物”。你看贴在各个学校走廊墙角的“请讲普通话”、“我校推广国家通用的普通话”，这就是推普“从娃娃抓起”的体现。目前在深圳这样的城市，以及比深圳更“城市”的城市，普通话已经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但是，如果不“推普”，想像一下，在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又应该怎么无障碍地交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推普”改变了城市，而是“推普”造就了城市。

地慌（方）口音并不口（可）笑嘛

“好玩啊，讲着讲着怪腔怪调很搞笑。”

按调查看来，用方言在言谈中恶搞、作怪，有时候能使氛围变得更轻松诙谐。他们偶尔会故意用方言讲话，并以此作为言谈中的一个笑点。这使我想起湖南卫视的一些综艺类节目里，主持人常常用地方口音逗得观众前仰后合；还有一些北方的相声小品，其中的北方口音对于一些南方人还能起到加强幽默感的作用。方言很容易被说普通话的人看成是“怪腔怪调”，它自然也就达到了逗趣的效果。

说到口音作笑点，不得不说到笔者最喜欢的脱口秀艺人 Russell Peters。他善于把不同国家的语言、口音、习俗等差异，作为他脱口秀的素材。他的父母是印度移民，所以他在讲段子时会时不时地使用印度口音讲英文。他有一个段子是模仿并对比印度、中国、东南亚、中东地区等不同的亚洲地区的人说英语的口音。其实这也已经算得上是英语的一种“方言”了吧。除此之外，他还模仿了拉丁美洲，东欧西欧以及美国黑人等不同地域的特殊口音。而这也



图片来源：互联网

样的段子在网络被疯狂地转发，受到始料未及的热捧。这种带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口音，本身就是一种辨识的符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口音的区分中找到自我身份的认同和归属。同时，多种口音的荟萃又何尝不是一种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呢？

方言不仅以语言的形式存在。在这个推普已然盛行的社会，方言似乎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格格不入。实际上，不论推普不推普，语言之间的差异本身就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使得方言具备了一些原来所没有的作用。而且不论你说不说，听不听得懂方言，它都能很巧妙地存在于生活中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也许是一段相声中抖出的一个包袱，比如赵本山带有浓厚铁岭口音的“骑个猴”还是“七个猴”的巧妙又狡黠的捉弄，也许是在网络上大行其道的新鲜热词，“你造吗？”，“酱紫”等等，也许是我们平凡生活中每天迎面而来的招呼与问候。

方言在我们生活中无孔不入地渗透蔓延，既然拒绝不了，何不就此留下它？

更多的“方言”？

正如文章开头所说，在这篇文章笔者将会避开“方言”与“口音”的区别。但这也使笔者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到底什么是“方言”？

词典告诉我们，方言是语言的地区性变体。这么看来，中国的方言，就是由普通话变来的不同语言了？实则不然，普通话也仅仅是汉语的一种分支罢了。普通话的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也只是一种“方言”。为什么主要基础是北方话？这要去帝都问一问政府了。为什么要叫普通话？因为北京话与方言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而且如果说“推广北京话”或“推广北方话”，势必会引起南方人的反感和抵制。

从词义上解释了什么是方言，对于理科生的思维，就好像一个函数确定了定义域。也就是说只要任何符合这个词义的描述的内容，都可以被定义为“方言”。那网络语算不算“方言”？

首先，要将语区别于现实中的语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其次，人们在网络上使用现实中的语言，逐渐产生一些新的词汇和用法，所以网络语必然是由现实中的语言发展而来的。第三，如果不是网络平台，是不可能产生网络语的，只有网络平台，才可能产生网络语。这是一种特定的对应关系，说明网络语其实是具有“地域性”的。网络平台也的确能算得上是一种“地区”。这样一来，想必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网络语已经具备成为“方言”的条件。笔者不禁大胆猜测，今后的语言会不会不再仅仅局限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不同的语言使用平台也会拓宽甚至造成语言使用的差别呢？

存在即合理

对于“保卫方言”这一命题，笔者是感到痛心的。毕竟如果不是濒危，何谈保卫。方言是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结果，而今却逐渐消散，甚至有了“保卫”这样的命题。

但这是一个历史发展必经之路。物理告诉我们，世界万物的每时每刻都处于动态之中，没有事物将永恒不变。但是，不是一切所有新生都要以死亡为代价，为何不能开出一朵两生花呢？

唇齿间的中国

文 / 子元

中国地广人稠，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中华的语言足以拥有许许多多的机遇生发枝叶。国家面积小，可能散发的不同语言相应的也就少，在语言上利于一国通，虽然没有那样灿烂的语言文化；国家面积大，不同语言也因地而异，坐享文化之荣，即使难以保证交流的通畅。

但是在笔者眼里，作为后者的我们是更幸运的。我们以五千多年的时间孕育了语言的璀璨，如今也只是撞上了一座名为“普通话和方言之争”的墙，探清它的高度一举而跃，也不过是花去一代人的摸索罢了。因此，当我们在为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政策正确引导普通话的推广和方言的保护”而苦恼时，应当深深为中华儿女感到庆幸——在曾经几十年里对自身文化的遗忘甚至是抛弃后，终于站起来了那么多的学者及百姓，拾起更多中华文化的星光。

中国开始推行说普通话的政策后，普通话在许多人眼里就开始走向与众多语言的对立面上。没有哪一位专家学者不批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没有哪个人不支持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同时他们也都强调现实的紧迫急需对方言文化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但是这场博弈的精彩在于其背后——方言实属“招牌”，衰落的文化和新兴的利益才是支起“招牌”的博弈者。长期反抗以来，在支持“保卫方言”的阵营也多次强调了方言背后关系到的诸多中国特色，即古文化、现代风气，甚至是区域发展问题。

方言是因地域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语言，如今保留下来的具有庞大使用人群的中国语言约有七种。其中，国家所推行的普通话的基础就是古代京城及其所辐射出去的中央领地的方言，国人称之为“官话”，实际上属于北方方言的一种。其余现存的大类方言有吴语、粤语、闽语、湘语等。从“官话”和这几大类方言的所属地域来看，这方言“繁荣”的背后是和地区经济（政治）实力紧紧挂钩的。统治阶级站在哪儿，“官话”就说在哪儿，大众国语也就从哪儿发散；哪儿的发展环境好，人就往哪儿聚，说那儿地方话的人口自然就剧烈膨胀。这一点即是一种方言能够“力压”群言、使自己的势力外溢的直接原因。与之相较的是，如今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古老语言，如晋语、平话、徽语及地方土话，因被临近的发达地区语言同化，或是当地人陆续迁移无人继承，几乎销声匿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问题是容易陷入恶性循环的，如果人们再不重视，恐怕中国又要失去一枝弥足珍贵的奇葩。

但更可怕的潮流正在悄然涌动。中国目前已经崭露出了越发严重的人潮汇集于特定地点的“人才外（地）流”模式，纷纷流向的是著名的“四大天王”北上广深。都说如今“孔雀东南飞”，内地人口不断进击大都会，随之而来的还有各式各样大、小方言。变化也让从无防备的“强势方言”不堪一击。拿深圳来说，大量外来务工的文化现状也决定了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学会粤语的现实，唯一的



中国方言“地图”，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路就是以普通话为基础进行交流。这才导致了深圳如今以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甚至逐渐排挤着粤语的势利。笔者作为土长的深圳人，虽然家人说的是京语，但诸多口音早已消逝，基本上融合成了“地道”的普通话，这也正是笔者不会说任何方言的原因。但这只是深圳，深圳文化形成的晚，基本上不受方言的承载，因此也无须为了宣传自我文化而选择在备受争议的方言上做手脚。闹起“保卫方言”风波的上海则截然不同。上海话自解放前就是“高大上”的著名代表语言。诸多人都为了能在上海混口饭吃，死心塌地的跟着学上海话。如今的上海则与深圳雷同，属于大型移民城市。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们不再那样受到外地人羡慕的眼光，上海话也不再头戴“优越”言种的高帽，甚至有的上海话语还被黑成了背面形象。上海百年沉淀的文化转眼间即将被大经济浪潮冲刷，尤其是上海话的没落，这能不让上海人掀桌子“起义”么？

保卫方言，说实在还是保卫文化。为什么宣传“起义”的都是老百姓？为什么积极学习方言的都是老百姓？为什么顶着方言电视节目收视率的都是老百姓？这也侧面反映出老百姓对近年来国内不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的激愤。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比较“喜新厌旧”的国家，古人烧了旧宫盖新殿，文革砸了孔店破四旧，现代人丢了自家传统而学美国文化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状况通常集中发生在国家需要焕然一新的时期，但已经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中国，是不是应该着手慢慢捡回来老祖宗的东西了呢？

“保卫方言”这场风波，实际上欲掀起的是社会各界尤其是学者们的集中关注。由抗议方言的流失深入到对不重视传统文化的批判，犹如新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不打好“文化战”，中国的损失将会是巨大的。我们经常向老美学习，但就是没学到如何打赢“文化战”。美国文化充斥大街小巷，麦当劳餐饮、华尔街英语、苹果产品、高欢迎度的美剧。中国的则缺了，缺在消费者冷眼相待、缺在孔子学院在外国遍布却把中国本土遗忘、缺在百姓没有把传统美德形成习惯。

中国传统文化现在面临的正是“空壳”，即国内人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不过关。例如对于方言的继承就说明了问题。现代家庭普遍越来越不重视方言的教育工作，只停留在简单地以在家庭中说方言来让孩子自然学会的层面上，并未晋升到语言“教育”境界，导致方言在继承过程中更受学校严格的普通话教育的影响逐渐被压低使用频率，一些方言从上古、中古汉语中保留下来的发音也丢失，方言多处失真。中国人正努力把语言魅力传播出去，却把国人抛在脑后，而不曾料想当国内“无国人”的时候这文化的传播还如何继续。无疑本末倒置。总而言之，由方言问题折射出的国人肚里残损的中华文明，亟待医治。国家嘴边常年挂着的“文化走出去”“文化发展转型”，若首先从人们生活中的语言问题下手，也说不定能打开新的突破口。光是为此开场冗长的会议，而不放开对开办各种方言特色活动宣传的禁令，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

国家政策就是硬道理。为了不冲撞说普通话的政策，上至政府、下至民间，谁都不管、也管不起来，关键还是不够重视。时代变了，方言已经超越了语言需求的高度，飞跃到艺术文化上了。方言能干什么？对普通人，传承家乡风俗，与周围的人拉近距离、交流感情，开发下一代；对艺术家，发扬还仍保留方言发音的戏曲歌剧的光辉，扶稳力不从心的相声事业；对国家，作为打拼进世界文化“大卖场”的绝佳方式，方言的有趣儿比我们想象中更吸引外国人。方言，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杭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的《阿六头说新闻》曾创造收视率神话，开播第一周，栏目的收视率为1.9%，两个月内蹿到榜首，如今收视率基本稳定在10%~12%。有一位观众就表示，“只能听到普通话的城市缺少特色和乐趣”，“我在这里能找到‘新市民’的归属感。”方言说大了能传承文化，说小了就是对人们娱乐身心的满足，民间的东西总归还是要由百姓来发扬的。在历历相似到无趣的节目里，能开辟这样让众多心灵挂念的一部风

趣的节目，对于地方的传媒、民企来说还是一条前景广阔经济效益之路。同时，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方言使推广自我地域文化多了一条特别通道，是一举多得的美事。



图片来源：互联网

孩子是方言的继承者。作为高中生，作为生活在普通话教育环境里的高中生，笔者可以十分肯定的是：“过去没有多少人重视方言文化，未来，更难说”。真正要兴起方言，推广平台在于校园。真正重视方言的校园，推广之路在于人文类课程。在学语言方面，掌握方言是个锻炼“手段”。方言中保存了一些普通话所不具备的音素，这些语音在学习外语时也许用得着。事实上不同的方言各有各的有利因素。比如粤语具有三种不同的塞音韵尾，在学习日语和韩语时就具备吴语所没有的优势。这种益处特别体现在儿童时期。笔者曾听说“会越多语言的孩子越聪明”，虽因人而异，但专家是这么解释的：使用双语的儿童可以在大脑中形成语码转换的机制，他们从小就养成了将一种语言的信号转换为另外一种语言信号的能力。因此，开设有关方言的多种形式的兴趣班，说不定是未来可能面临产业落寞的英语教育机构的大方向。

而最应让教育工作者专注的是，对于包括现在的语文、英文在内的学科，我们目前都“扎堆”在了读、写上，而不是最实在的听、说上，由此导致了肚子里一浆墨水儿，口上怎么挤也挤不出多少，因此外在的信手拈来的文化素养长久以来也难以提升水平。推广方言也同理，与普通话“兼容”的教学模式将开拓中文的多姿多彩。

“前段时间，广州市政协关于在广州电视台加大新闻节目普通话播音的建议，引发了‘保卫粤语’呼声渐涨。7月初，广州市政协公布了一份政协委员的提案。提案提出，为给广州亚运会营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建议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改为普通话播出，另辟广州电视台粤语频道；或者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在主时段用普通话播出，适当时间安排粤语重播。”这样“机智”的做法，何不在更广的土地上进入“试用期”呢？

普通话和方言不是对立的，它们所出现在生活中的时间比例也是可以灵活多变的。可别把“保卫方言”当做口头上简简单单的呼喊，“保卫方言”是彻彻底底的“保卫家园”，“保卫家园”的第一要义即“保卫文化”。文化可以是砌砌的墙，也可以是敞开的门。方言作为一块打出去的“招牌”，预示着国人从“守”到“攻”的意识的觉醒。

门是要敞的，文化也是要走出去的。唇齿间蹦出的“中国特色”，随着平仄音的飞扬，若能有更多人的传递，中华文化才能卷起千层浪。站在语言的高墙上，将望见高远的天空。方言，可不简单！

中国需要一个共同的声音

文 / 小明 xc

“推广普通话，任重道远。”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各种表达符号，对于我国这一多民族大国来说更是如此。两千多年前文字的统一对政治经济的统一和文化的发展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而进入21世纪，在新的时代背景与国内形势下，普通话这一全国通行的语言，更加需要继续推广。

我国幅员辽阔，许多人都有自己的“乡土情结”，他们作为游子流落异乡时，自然会对同乡的人怀有好感。当同乡的人聚集在一起，在某一区域形成“湖北帮”，“河南帮”等小团体时，这一地区将会慢慢盛行讲方言。与本地讲普通话的人群形成隔阂，甚至引发冲突。在这种多语言的环境下，势必会造成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人们交流困难。如果对对方的方言一窍不通，在沟通的时候，恐怕只能拿出纸和笔了。这样一来，选定一种统一的语言，推广到各个民族、各个省份就有了它的必要性。



图片来自于网络

推广普通话，任重道远。假若人民不管在国家的哪一个角落，不管和什么人群在一起，都说同一种语言，都有一种在家里的归属感，一种同胞之间的热情。在人口流动密集的地区推广普通话能使工作交易没有隔阂和障碍，特别是在对待外来工时普通话才能给他们一种平等、不排外的感觉，能促使人口的流动，特别是有利于大中型城市。同时，某些地区利用方言“抱团”排外的情况可以减少。

倘若没有全国统一的语言，不仅在百姓生活，在经济发展，政务机关中也会造成诸多不便。经过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正要求大力向第三产业发展，如果大量的服务业人员不会说普通话导致沟通不利，会对服务业发展造成极大阻碍。当下中央决心提高公务

效率（民政司法、部门管理、社会服务等）若连语言都无法统一，何谈效率。中国文化也在经历“吸纳进来”到“走出去”的过程，多种版本的语言逻辑并存的情况下，造成出版物无法整合成统一的语言逻辑，也不利于文化产业向海外进军。良好的普通话水平给外国人展现中国的素质（方言总会给人粗野的感觉），一线教育工作者可以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提高下一代的文明素养，这是方言的学习中不易达到的。

紫溪镇前进初级中学校长杨继聪，不厌其烦地用一个曾发生在该校的真实故事教育一届届的学生学好普通话。几年前，一名学生辍学后私自搭火车到新疆摘棉花，由于不会说也听不懂普通话，干了两个月一分工钱也没拿到，只能一路乞讨返回家乡。杨继聪说，其实这只是前些年各乡镇零星到外省打工村民受骗上当中的一例。外省一些地方存在语言歧视的信息传开来，有的乡镇不会说普通话的村民就不敢再外出打工了。他们即使到公路边叫卖自己生产的水果蔬菜，南来北往的驾驶员也都愿意与会讲普通话的村民做交易，更不要说附近大型国企招工都有“会用普通话交流”的要求了。

但是，推行普通话也遭遇了许多阻力。

2011年8月底某高中女生因在学校说上海话被要求写检讨。实际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上海各学校就规定用普通话上课，对说上海话（汉语族吴语上海话）的行为进行扣分。自2008年起，上海话一直受到外来人士影响。很多外地人听不懂上海话，也有很多人宣传说上海话是不文明的表现，所以广播电视中都不允许用上海话。之后上海人群起保卫自己的母语——上海话。但是多年的母语教育被普通话教育釜底抽薪般替代，很多上海的青少年开始通过普通话读音臆测口语不常用字的上海话读音。而且上海话出现了“懒音”现象，原分尖团几乎消失，疑母脱落现象十分普遍。而且在郊区，由于河南人等外地人的涌入，河南方言几乎完成了对当地语言的替换。

上述事件中的老师要求该高中女生因为在校讲上海话而写检讨，是与推广普通话的初衷背道而驰的。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意义在于消除语言隔阂，促进社会交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它的目的不是要消灭方言。方言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应该予以传承，但是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适当提升普通话水平将对沟通能力有提升。处罚说方言的学生，将会引发社会对于“推广普通话”这一政策的大讨论，会使许多人对错将“推广普通话”这一政策的印象变为“杀死方言，摒弃传统文化”。政策的执行者在推行普通话时，也应适应民情，顺从民意，灵活执行。而河南人涌入上海郊区替换方言的现象，则更说明全国统一语言的必要性。假若全国语言完成统一，也就没有“替换方言”这一说了。

相信在未来，普通话的社会应用能够更好适应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共同的声音，世界也需要中国的这一个共同的声音。

结语：

方言与普通话之争



VS



方言与普通话是否对立？

方言，就是一个地方文化的载体了，在之前对方言的介绍中就已提到。方言的消亡就是一个地区文化的消亡，所以方言是需要保护的。

但是，对方言的保护与推广普通话是否对立呢？

那些在京城的专家们当然认为不对立，他们拿意大利做了个例子：

“意大利，很早就普及了共同语，但亚平宁半岛上的方言至今仍然多达三千种。但是只要在正式场合，包括学校的讲台上，他们所有的人都会说标准的意大利语。所以，我觉得推广民族共同语不是就要使方言面临灭绝的危险，把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科学的。”（摘自人民网《针对“保卫方言”的一场讨论》）

然而有些人就认为很对立了。按照他们的观点，由于普通话的强势，很多年轻人都不会说自己的方言。这些人将自己的方言，而不是汉语，当做自己的母语。“保卫方言”的呼声在南方叫得是特别响的。他们说南方方言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影响较小，较好地保留了古汉语的发音，一些看起来不押韵的诗句，用南方方言读，就押韵了。而且，由于南方方言取词多从书面上取，所以说南方方言的南方人在汉语文方面就有天然的优势。他们提出，一旦南方方言消亡，将会将全国的汉语文水平拉低，到时候汉语就可能真的面临被英语取代的危机。

由此看来，北方地区的人们对于推广普通话不是那么反对，而南方地区的人们则是反对的。保卫方言的概念就是由这些人提出的。

那么推广普通话与保卫方言是否矛盾？我认为，站在我比较倾向于地方的看法，推广普通话与保卫方言是矛盾的。

推广普通话与保卫方言之矛盾

我之所以认为普通话语方言之间有矛盾，一来是因为我的地方主义，二来是有几个实例。

第一个实例就是，一名上海高中女生因说上海话写检讨。在上海说上海话竟然不行？上海市政府当然会在学校推广普通话了。实际上在上海，不仅学校，就是广播和电视都不能说上海话。之所以这样，一来是上海外地人口越来越多，二来就是中央政府的号召了。

第二个实例就是前几年在广东和香港闹得风风火火的保卫粤语。先是广电总局向广东的电视台发难了，要求取缔粤语节目。然后广东人和香港人，尤其是香港人，不乐意了。广电总局要他们在电视里说普通话，他们偏偏要说粤语。后来这事也是不了了之。

最后一个，实际上不能算普通话与方言的争端，只能算是国语与方言的争端。在到台湾之后，白崇禧给他家里人定了条家规：“在外面可以说国语，但回到家以后必须说广西话！”白崇禧是广西人，自然母语是广西话了。

由此看来，推广普通话的确与保卫方言构成了冲突。

方言与普通话之争，谁是赢家？

看来方言与普通话的确构成了冲突，在表面上是普通话与方言的博弈，但实际上却是文化之间的博弈。

要了解为什么是文化之间的博弈，首先要了解普通话的来源。普通话是基于北方方言的一种官方规定的全国通用的语言，而北方方言受到很多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与古汉语有显著区别，与

專題 | Topic

南方方言区别就更大了。北方方言代表的是北方民族融合的文化，而南方方言代表的是比较接近于正统汉文化的文化。所以方言与普通话之争可以看做是“民族融合”与“汉族正统”之争。

之前一直在强调，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推行普通话很有可能导致地方文化的消亡。

现在中国的很多民间艺术是以方言作为语言基础的，所以如果方言消亡，这些艺术形式就会随之而去，其中还不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要保护我国的文化遗产，必须要保护方言。

其次，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实际上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的成分。比如粤语，像一些古诗，用粤语念就更有美感。自然，由于南方地区受民族融合影响小，在文化方面保留了更多在民族融合前汉族的文化。如果南方方言消亡，我们就失去了“正统”汉族文化最后的阵地。到时候日本人和韩国人就真要说自己是中华正统了。

但推广普通话有很多好处，首先如果全国上下都说普通话，自然有助于不同地区的相互交流与理解。在语言学中，相互无法交流的被称为不同的语言，按照这种定义，所谓的汉语方言各自成为独立的语言。如此一来，不同的方言之间是无法交流的，所以需要一种通用的语言来作为辅助。实际上历朝历代都有规定全国通用的“官话”，所以推广普通话是促进地区间交流的好方法。地区交流的障碍一旦被清除，就可以促进地区的共同发展。

其次，推广普通话有助于国家统一。如果语言没有统一，那么国家的长久统一从何谈起？秦朝为了维护统一，统一了各国文字，为中国之后的长期统一奠定了文化基础。所以现在统一各地方言为普通话也是为今后的国家长久统一奠定基础。

保卫方言反普通话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很多人保卫自己方言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保卫自己的文化。

但是，在这里我想问一句：一味地保卫方言反对普通话到底能

给我们带来什么？

当然是，自己的文化保住了。方言得以传承对于地区文化而言是最好的。地区文化得以发展。到时候中华大地就是“百花齐放”了。一个地区的有特色的文化，能吸引大量的外地人到这个地区旅游，可以为这个地区带来物质财富。然后这些物质财富就可以用来构筑人们的精神家园，带来无穷的精神财富。

不过，地方文化算是保住了，如何发扬光大呢？假使国家就不推广普通话了。不同地区的人们怎么交流？要知道在语音分析的角度看来，所谓汉语方言都是独立语言，只不过是汉语族而已。要是有纸和笔还好，毕竟书同文。但那些方言字怎么办？每个方言为了满足自己语言的需要都会创造出这种方言所独有的方言字，而且就算排除方言字的干扰，但是不同方言之间的同一个字可能有不同的意思，同样的意思可能有不同的字，还是不算上一意同音多字的情况。照这么下去，泱泱中国迟早分崩离析。

推广普通话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说完保护方言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再来说说推广普通话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首先，全国上下各个地区的人们都可以顺利地进行交流，不用担心分裂的问题。其次，由于语言可以相同，地方上的文化就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还有就是，历朝历代都有推行过“官话”，说白了就是古代的普通话。正因为这样，统一才能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

不过，不同地区人们的交流是方便了，地方上的文化怎么办？说普通话能促进地方文化的传播交流，但传播交流的都是变异的地方文化。地方文化的内涵要通过方言向人们传达，如果改用普通话传达，地方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本意、自己的根，很多用方言能表达的东西就无法表达。而更可能的是导致地方文化的消亡，这样一起来谈何中华文化的传承？

一个吉他手的深圳梦

采访、文 / 大貂



图片来源于互联网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许许多多来自内地的青年人踏上了深圳这块陌生的沃土。他们有的只是想挣钱养家，有的只是想见见世面，而更多的人则是怀揣着心中炽热的梦想，期待自己未来的一番作为。

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毕竟成功只属于少数人。曾经的青年们或是在远处炫闪着的 LED 灯下为微薄的薪水流着汗水，或是在人们鄙夷的目光下回到了从前的穷乡僻壤，或是在鬓角微白之际，将旧时的一片赤心埋藏在了脚下的土地里。

笔者来到唐德安在龙华开的琴行时，他正在办公桌前玩着手机。正是过年的时候，小小的琴行显得非常冷清，只能听到练琴房里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小提琴声。唐德安今年没有回家过春节，按他的话来说，懒得跑了。

唐德安于 1980 年出生在广东省湛江市区的一户普通家庭里，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母亲赋闲在家，照顾着他和他的三个姐姐。1992 年，正在读初一的他收到了在香港打工的叔叔的生日礼物——Beyond 乐队的《命运派对》专辑，而正是那张普通的 CD 改变了他的一生。

“我当时听这张碟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说‘哇！竟然有这么 cool 的音乐。’。我爸是一个粤剧迷，之前家里的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永远是那些无聊的戏曲，青春躁动的我就完全被这种动感的节奏和悠扬的旋律给吸引了。”唐德安说，对 Beyond 的迷恋和想踏上舞台大声歌唱的想法使得他萌发了学吉他的念头。

九十年代初期是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诸如 Beyond、崔健等音乐人在青年圈子里十分流行。13 岁的唐德安和同班的几个喜欢吉他的小伙伴师从当地的一位吉他手，并通过他了解到了更多关于摇滚、吉他的东西，“我的吉他老师是个很好的人，在他的教辅下我的技术提高得很快，而且我在他家里听到了更多的重型音乐，像 Metallica、Guns N' Roses、Scorpions 这些乐队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印象。”

日日夜夜里，唐德安疯狂地坐在窗台边练习吉他，他的脑海里只剩下了 10 年后的自己——一个留着长发、对着上万歌迷微笑的摇滚乐手。从爬格子练习到 Alternative Bass，从指弹布鲁斯到华彩练习，他的左手指上长满了厚厚的老茧。也许是将心思过于放在了吉他上，唐德安的成绩持续下滑，到了初三时竟然成为了班上的垫底。父亲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在一次争吵中竟砸烂了陪伴了他三年的吉他。

唐德安回忆道：“现在想想也是自己的不对，当初我真的是对吉他爱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1995 年夏天，唐德安再次与父亲大吵了一架后，和几个朋友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深圳，这个遍地是机遇的地方，这个帮助无数人圆梦的地方，就是这些迷茫的年轻人的目的地。

没有学历，没有经验，唐德安最开始只能在平湖的鞋具厂的生产车间里当一名普通的流水线工人，但他仍在下工之后坚持练习吉他。他天生有一副好嗓子，这得天独厚的条件，配上一把新买的木纹吉他，让他甚至赢得了工厂里的歌唱比赛第一名。

但是长期枯燥重复的工作让天性好动的唐德安难以忍受：“我就是想追求梦想中的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但在现实中的高压工厂中工作并不是我的本意。所以在上了大概四、五个月的班后，我就辞职了。”

1996 年初，经过朋友介绍，电吉他技巧已经非常不错的唐德安来到了罗湖区的“新港湾”酒吧，在舞厅里当夜场主唱兼主音吉他，翻唱 Beyond、The Eagles、黑豹乐队的歌曲。他说，自己的水平还算是不错的了，他很轻松地就通过了老板的面试。一千八百元的工资虽说算不上丰厚，但已经能让他满足了。

解决了工作问题后，唐德安便开始着手他的摇滚梦想。“酒吧里的乐手基本上都仅仅局限于基于工作关系，大家的兴趣爱好都不同，比如说 DJ 是个嘻哈乐迷，而我是 Hardcore of Hard Rock (注：

硬摇滚死忠），我们俩当然走不到一起去。”唐德安说。后来，在同是酒吧吉他手，也是他的初中同学阿林的配合下，唐德安与酒吧的一些常客熟悉了起来，他们一起在凌晨的大排档里饮酒畅谈，一起为乔丹在全明星赛上的表现骄傲，最后5个人又一起组了一个唐德安心目中真正的摇滚乐队，队名就叫“喝彩”。

“我们走的是Iron Maiden（注：英国传统重金属乐队）风格，而当时舞厅需要的要不就是Disco、House（注：浩室舞曲，一种电子乐流派），要不就是比较抒情的慢摇，我们的风格很明显不符合他们的胃口。”唐德安无奈地耸了耸肩，“90年代末已经不再是十年前的硬摇滚黄金时代了，我们做的音乐不能迎合大众的口味。”就这样，唐德安原先计划的“一夜成名”被现实彻底颠覆了。

唐德安没有因为乐队赚不了钱而放弃了它，相反，他认为保持着“地下”的状态有一定好处：“我们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只是因为我们的爱好而走到了一起。抛弃了金钱、商业的因素反而会更好吧，我们写的歌会一直坚持我们最初的风格，而不会被外人左右。”但乐队的路并没有走远，吉他手阿林由于某些原因离开了深圳，去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而身为乐队主心骨的唐德安没有及时地解决成员关系松散、时间安排不当等问题，导致乐队在1997年草草解散，没有留下一张磁带甚至专辑。“不过我们之间到现在都保持着联系，”唐德安说，“但大家都老了，无心再继续音乐创作了。至于北上闯荡的阿林，听说他后来在北京的一个朋克乐队里当吉他手，再后来也没有太多联系了。”

90年代末的罗湖治安条件较差，酒吧这种场所更是牛鬼蛇神横行之地。“别看我文化水平不高，但我可不是那种混社会的人。”唐德安笑着说，“我可受不了酒吧的污浊气氛啦！正好一个朋友从香港进口Marvel吉他到大陆，问我是否想和他一起做这份生意，我就欣然接受了。”唐德安说道，1999年他离开了“新港湾”，去到了香港从事吉他生意。在这段时间里，他吃了不少的苦头，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不得不放下了每天练习吉他的时间来电话买卖。直到2007年，唐德安才拥有了自己的琴行。

原先的新港湾酒吧在国贸附近，现在的他已经找不到当年自己在舞台上尽兴solo的地方了，一幢幢新建起的高楼淹没了他的光辉岁月。

这些年过去了，唐德安对自己的评价只有五个字：没有成就感。

“我总是在做半途而废的事，我为了吉他梦放弃了学业，但我却没有收获到我的吉他梦的果实。我想成为James Hetfield（注：Metallica乐队主唱 / 节奏吉他手）和Joe Perry（注：Aerosmith

乐队主音吉他手）式的人物，但我相信你一定无法把我这个发福胖子和长发及肩的乐手联系到一起吧。”唐德安叹了口气，“我现在唯一值得回忆的记忆就是在‘新港湾’的那段时光了，我在红灯蓝灯的闪烁下疯狂过，当我的手指在十品二十品之间solo时，当我喘着气拨完了最后一个颤音时，看着舞台下扭动着身躯的人们，从心底涌上来的畅快淋漓的感觉是我后来再也没有得到过的。”

虽然唐德安拥有了琴行，他可以通过教授学生和淘宝网店赚不少钱。即使如此，他在天天看着别人练习吉他、天天机械地收款发货的生活里找不到应有的乐趣。“我是个抱着吉他的老男孩，徘徊在生活的三岔口上，不知行往何方。”

同时，唐德安也吐露了音乐人的心声：“在中国，普通音乐人的生活太不容易了。像我这种人至少有自己的小店，吃饱穿暖是不用愁的，但我以前认识的一些兄弟们的境遇可就凄凉多了。像他们只能靠当当伴奏吉他手或是写一些口水歌来赚得生活费，比如说把写的曲子以两三百块的价格卖给酒吧歌手。每个人都想靠一首歌的突然走红来改变命运，但最终实现翻身的只有少数像凤凰传奇一样的幸运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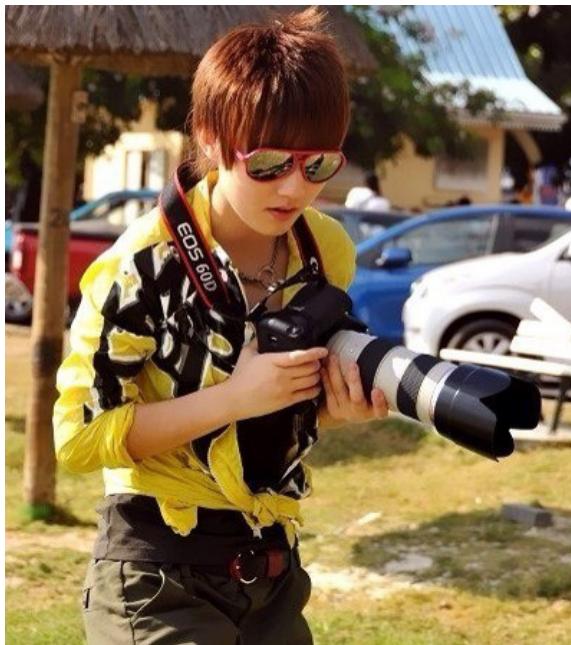
唐德安说，现实磨去了他的梦想。他已经“摇不起来了”，现在的他更喜欢乡村、民谣音乐，兴趣也从电吉他转向了古典吉他；他已经不再想着写歌了，不仅是人懒了下来，更是因为曾经热血澎湃的心不在了；他的生活平静又单调，每天吃着十五元一盒的烧鸭饭，晚上什么事都不想做，只想睡觉……“我不再想改变了，三十四岁了，迟了。”

采访结束之际，唐德安握住了同样爱好吉他的笔者的手，说道：“你要努力，把你的吉他梦坚持下去。你的吉他梦就是你的深圳梦，也就是你的人生梦。”从他的眼神中，能够看到一丝火光，那是他的梦依然燃烧的印记。

是啊，纵然他已经埋葬了梦想，纵然他已经融入了现实，纵然他已经随着时光慢慢地老去，他心中的火焰却并不是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化为了烟尘，而是继续静静地燃烧着。或许他本来可以选择继续上学、有份体面的工作，或许他本来可以留在工厂学习技术、有着稳定的收入，但他选择了这条路，并且继续走了下来。唐德安说，他会留在深圳，继续打理着这家生意并不好的琴行。直到他将遗憾却又不遗憾地离开的那天，他会和他的深圳梦一起永远留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

刘雪娇：一条未定义的路

采访 / 陈桉、Coral
文 / Coral



在一条离经叛道的路上

刘 雪娇的故事无需赘述：她称自己为一名“职业摄影师”，出版过属于自己的摄影集，2011年在高级中学所拍摄的“抛试卷”照片被本地媒体选取登报。在高级中学六年的生涯中，她曾担任高级中学交响乐团打击乐部部长，并随团到海外演出；与此同时，她接手了当时仍在低谷的高级中学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工作，并把电视台成功地进行了重新运营。与此同时，她还担任了2012年高级中学十大歌手决赛的总导演。她的学弟，高级中学电声音乐社前任社长雾镇曾称刘雪娇是他最为佩服的人，“因为非常佩服她做事的能力。”

一位高中学生，能有如此胆识和魄力，在许多同龄人仍被困在教室内、书堆里的同时，放下繁重的学业，投身于如此多自己热爱的事情当中，是机缘巧合，也是天性使然。刘雪娇坦言从小受家人影响开始热爱旅行，“后来自己有了另外的旅行方式，也时是出去演出和比赛，也在澳大利亚带过团。”热爱音乐的她在交响乐团长年担任打击乐手的同时，也幸运地得到了出国旅行的经历，想必这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刘雪娇并没有把这种幸运当做理所当然；与其说她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不如说她在命运的眷顾下，一次又一次勇敢地向自己所热爱的远方出发。

到了毕业后，就读导演专业的刘雪娇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为自己的母校高级中学拍摄一部微电影，作为自己向母校献礼的毕业作品。本着对母校的感情和专业便利，她仅仅花了七天时间便完成了这部微电影《墙》的制作；而这部电影在网上首播后，也引起了深圳学生圈不俗的反响。

刘雪娇说自己从未曾有过对未来的确定打算，“走一步看一步而已”。在日常的生活中，她也不习惯给自己戴上特定的标签，“随

照片上的她一头浅亚麻色的短发，桀骜不逊的眉眼和衣着让人能在一瞬间嗅出浸淫于艺术多年的人身上所独有的气息。如果认真看她的侧面或背面，你也许会发现一条长长的马尾在蓬乱的短发后若隐若现：这并不是为时下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造型，而她却乐在其中。

她的朋友叫她“娇哥”，一个和她过于女性化的名字有着鲜明反差，却同时概括了她矛盾而统一的个性的昵称；她的名字叫做刘雪娇，2012毕业于深圳市高级中学，现就读于南加州大学电影导演专业。

性就好。”身处同性恋群体，她对自己的身份表现得十分大方，也期盼着同性恋有一天能不再以“少数派”被看待，但她同时也坦言为同性恋正名在中国仍然任重道远；未来，一切都不可知，她正在旅行和生活中一路探索，不停息。



图片来自于网络

现在的刘雪娇在完成学校课程的同时，也在进行个人独立制作的一些小电影项目。最近她正在策划拍摄《墙》的后续集，回到中国时也拍摄了另一部个人影片“*The Lure*”。在拍摄的闲暇时，她也并未放下自己热爱的旅行；每年保持定期的回国之余，她在今年新年之际，也将自己的足迹延续到了欧洲。

她说，“我的心，永远在路上。”



图片来自于网络

对话刘雪娇：无悔是给青春的最好注解

(笔者注：由于接受采访时刘雪娇正在美国上学，所以采访部分由刘雪娇与记者通过邮件完成。)

NW: 听闻你曾在高中时期环游世界，在你的微博简介中也出现了“环球旅者”，是什么事情让你有了环游世界的打算呢？（时间、家人的看法等）

刘：不是因为先有了这个打算才环游世界，而是一直都在进行中，“环球旅者”只是给自己流浪心态的一个定位。从小到大一直都很喜欢四处旅行，以前是受家人影响，后来自己有了另外的旅行方式，也有时是出去演出和比赛，也在澳大利亚带过团。旅行真的会让人学到很多，每一段旅行又都有不同的意义。刚上初中的时候就发现初中三年的历史与社会以及初高中地理基本都已经在脑子里了，旅行是比背书更好更扎实的学习方式。

NW: 旅行给你带来了什么？旅行之后发现自己的改变是什么？

刘：每一段旅行都有它独一无二的意义，有时候是探究历史遗迹，有时候是为了享受大自然，有时候是为了演出和工作，有时候是为了挑战自己的极限，也有时候只是为了出海钓鱼……无论什么样的旅行，最终都会丰富人的阅历和体验，有时还会带给我们对某些事物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会让我们更加具包容性和创新性。而这个改变便是：更加迅速地成长。

NW: 途中是否有印象深刻的地方，让你想为之停下来？能详细跟我们谈谈么？

刘：会停下来的旅行是不叫作旅行的，旅行和人生一样，要一直走不是么？不过我常常会去一个地方很多次，比如欧洲和澳洲。但我知道无论再熟悉我终究是不属於这些地方的，以一个旅行者或一个路人的心态才会看到更多我想看到的，有时候我们路过的不止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人生。

NW: 在你的高中时期，曾担任交响乐打击乐部长，高级电视台台长等职位，别人评价说是能力非常强的人，能跟我们详细谈谈你的这段经历么？

刘：这些对我来说不是职位，而是责任吧。我的专业是打击乐，对高级中学的交响乐团负责。接手和拯救的当时的广播台和电视台，也算是我的一个责任。活动经历不太记得了，说最近的两个，一个是当 2012 年高级十大歌手的总导演，从舞台设计、海报设计、节目编制、评委选定到歌手培训、录音等全方位策划。还有一个是高级 15 周年校庆。

NW: 选择导演系的原因是什么？

刘：人生阅历、导师指点和自我认知。

NW: 你对摄影的理解是什么？想给读者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刘：我是一名职业摄影师，有很多类的摄影。“抛卷礼”算是新闻摄影，也是随手拍下用于发微博的照片。其实当时是带着我们电视台的几个同学打算录像做成短片发佈的，但意外地被老师殴打及没收器材，挺恼火的，但我仍然希望“抛卷”这个事情最终是以正面形式传播出去的。

摄影吧，简单来说就是记录“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看得到的就是纪实类、新闻类以及最基本的拍摄；看不到的就有很多很多了，它传递的信息包括看得到的+作者想表达的思想或者更深含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用相同型号的相机镜头在相同的景别下拍照，每个不同的摄影师都能拍出不同的照片。

NW: 看到你曾制作过微电影，初衷是什么呢？整个制作的流程还顺利么？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

刘：别人制作微电影或许有初衷，而我没有。纯粹艺术思维上头迫切想表达出来而已。这是我的专业，没什么麻烦的，拍摄三天，录音棚一天，然后在美国忙著上学，有天突然想起来了就开始剪辑出片，当时剪辑用了三天，这个倒挺意外的。

NW: 身在异乡，我们感觉很多时候你似乎很想念深圳这片土地，对比国内外的生活经历，你觉得你感受到的最明显的差异是什么呢？

刘：其实差不多吧，走过那么多国家，感觉美国是最没有“外国感”的国家，洛杉矶又是美国最没有“美国感”的城市，看看满街的中国人和中国餐馆就知道了。想念深圳是因为父母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深圳，在这里拥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和回忆。不过拥有太多也不是一件好事，这会给人带来很多虚荣和满足感，太浮躁；而现在在洛杉矶的生活拥有的虽然不多可是也足够了，默默地努力跌倒了就自己爬起来没那么多人一直看着你评论你一直给你压力，这样的环境，我会前进的更快。

NW: 你似乎对高级的感情十分深厚（可以这样说吗？）但高级中学校风一向以严著

称，而你在高中时期的造型相当独特，别的同学是否对你有过不好的误解？

刘：待了六年能不深厚么。我和很多老师都是好朋友，他们自然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学生所以不必给我太多管制，有时候为了公平和更好地管理其他学生会一起说几句吧。别的同学没有对我有误解，就算有，误解这个东西会随着时间消失的。

NW: 在成长的途中，什么事情会影响你的决定？

刘：不知道。义气吧。

NW: 你十分坦然自己的性取向，但在中国，很多地方其实还无法完全包容同性恋的行为，你有没有想过要去改变这个局面呢？

刘：呃。主要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里的学生和老师就都知道了，老师有时候还会和我讨论。我觉得这个不伤害任何人吧所以就无所谓。我觉得人是靠自身能力

和感染力去让别人认识和了解，如果一个人自身能够足够卓越，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女生能够有足够责任感和意志力，以及在未来能够在经济独立并且有能力抚养一个家庭，那性取向便无关紧要。父母关心的其实是我们未来能够更好的生活和永远快乐。在中国，有时候我们会害怕舆论，不过我现在在美国，一切就先等学业和事业达成之后再说。至于这个局面，在我国，不是游行和公告就可以改变的，或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等待更多人的发现和理解。

NW: 成长到如今，想对读者分享的感受？

刘：想说的是7月22号在市民中心演讲的最后一句话：

这个世界没有敢不敢，只有想不想。是你让自己变成了怎样的自己。



图片来自于网络

后记：

虽然没有直接的接触，但这个傲气逼人、率性勇敢的女孩仍然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身上，很少能看得见普通中国女孩的特质，取而代之的是她自己为自己定义的形象：是她一手把自己塑造成现在的自己，极少理会别人的眼风或限制。

一个有着自由的心的人，时时刻刻都会是自由的。她并不愿意以标签束缚自己的原因或许也正在于此：她希望打破自己，而不是绑住自己。也许在听过她演讲的人心里，她不过是另一个青春热血的追梦人代名词；也许在看过她摄影集的人眼里，她不过是另一个少年得志且收到命运垂青的才女；但她只是她，没有定义的她，她还会沿着这条未定义的路走下去，书写当下还不确定的未来。

附：刘雪娇 2012 年 7 月 22 日演讲稿（节选）

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段话：

一个英国本科生对一名中国高中生说：“因为高考，你人生中最美好的两年被毁了。十六七岁应该是谈恋爱、建自己的乐队、去心动的地方旅游、做一切今后再也没有胆量做的事情的年纪。”

“有种你来试试中国高考，这就是我们今后再也没有胆量做的事。”也有人这么回复。

这些话引发了我的思考。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南加州大学中国地区招生官的时候，她说的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那个充满梦想、最青涩、最执着的十六七岁，我们每个人一辈子都只有一次。”

或许。多年后回头看看，我们会发觉曾经的自己很傻很天真。我们为没有结果的事情付出，我们执着于赚不到钱的事业，我们为了一段感情奋不顾身，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只要付出了就会有回报。我们一直在绝望中成长，我们被现实折磨得头破血流，我们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拿枪顶着脑门，我们总是无端端地被年长的人否定。以这些经验教训作代价换来的成熟和理智与我们来自于天性的冲动和果敢之间在不断抗衡着，我们成长着，我们叛逆着，可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最动人的年纪，青春的血液流淌在我们全身的每一处，所以今天的你无论选择做什么，都要让未来的自己无怨无悔。

现在我想知道，你们最希望你们的青春，你们的十六七岁该是什么样？

下面我先来讲讲我的十六七岁，我的故事。我真的觉得我很幸福，我在我最喜欢的学校最喜欢的交响乐团最喜欢的班级做着我最喜欢的事，我的父母鼓励我四处旅行增加阅历认识世界了解历史规划未来，我用从中享受到的快乐来分散压力，所以我几乎做了一切在这个年纪我想做的事，甚至只是一时的突发奇想。下面讲讲我和这几年间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三个词之间的故事——音乐、摄影、旅行。

.....

我的心，永远在路上。既然在路上，我就会带着我的“听觉”和“视觉”去每一个我要去的地方。高中三年学习之余，我在全球跑了 85000 多公里，2011 年就有 42000 公里的旅行里程，并且在非洲度过了我的 18 岁生日。每一段旅行都有它的意义。我是一名旅者，不像驴友那样总往最高最险的地方去。我喜欢坐在城市街头感受着下午三点钟的阳光，迎面扑来的是这座城市散发出来的气息，

我试图从中去解读属于这里的人文历史和社会变迁；看着过往的熙攘人群，他们的衣着打扮，他们的表情和动作，让我推理着他们背后的故事。那一刻，茫茫宇宙中，时间定格，我和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们相遇在地球的一点，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到这里，或许是旅途中的一部分，也或许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那一秒过后，有些人消失在眼前，他们或许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旅程，也或许是在继续着他们的生活。不过这些我都无从得知，只知道这一刻过后每个人的故事都会翻到新的一页，他们或许会在这座城市遇见改变命运的人找到心仪的工作，也或许只是在 facebook 或 path 上面加上一笔新的足迹，然后这一天再也不值得一提。

.....

我不希望未来的你们为当初自己没能坚持梦想而悔恨，为当初自己只顾着学习没来得及好好享受这个年轻人的世界就老去而悔恨，为当初自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日后被社会淘汰而悔恨，为当初自己为了高考牺牲整个青春时光却没得到一个心仪的未来而悔恨。你才十七岁，你选择为了所谓的将来放弃自己最美的青春，你选择被父母掌控着过着一个不是你自己想要的人生，你选择被应试教育的弊端抹去了你本该有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心。你忘了，你才十七岁，还是个孩子。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还活着，让每一天的自己过得开心，昨天已过去，明天还未，我们唯一能改变的就是每一个现在。

.....

这届中运会的口号刚好是“青春之城，梦想之约”，我觉得非常好。青春和梦想就像是买一送一，你有青春，就该拥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深圳，这座年轻又充满活力的城市，无数人带着梦想来到这里，也有无数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梦想，她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奇迹。所以我们也应该感到幸福，我们生活在深圳。

We are young, so let's set the world on fire.

站在这里，我们就是未来。

绕回开头。所以我想，如果你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被毁了，不是因为高考，更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你自己的选择，你没有胆量做好你想要的自己。或许这才是我们今后再也没有胆量做的事情。

最后我用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听来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

“这个世界没有敢不敢，只有想不想。是你让自己变成了怎样的自己。”

你是我心爱的姑娘

文 / 达夫

一个南阿拉巴马州的傻子阿甘，一辈子只喜欢过的一个女人——就是珍妮，从未改变。从小到大，阿甘和珍妮就是好朋友，一起上学，一起长大，后来，虽然相隔千里，但是阿甘始终爱着珍妮。不管她做什么，不管她是谁，不管她变得如何衰老、年华不再，不管她身在何方，阿甘始终在那个南阿拉巴马的家里，日夜思念他的姑娘，日夜等待着珍妮的回来。

这就是阿甘，这就是他的爱情，他的珍妮。

回想起一个场景。阿甘在珍妮的宿舍，珍妮问他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阿甘愣了一下子，说：我不是做我自己吗？珍妮说她想成为一个歌手，成名。阿甘还是不懂，说他只想成为他自己。

我被这个场面深深打动。因为阿甘虽然是个傻子，却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成名，赚钱，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好自己。我们为什么值得让别人尊敬？是因为我们的职业？地位？还是家产？如果这样，那人的本身不过是这些头衔的附属品，我应该成为我，而且我只想成为我。对于阿甘来说，他只想做他自己，只想爱一个女人叫做珍妮。

在华盛顿，珍妮问阿甘为什么他对她这么好。土鳖一点的男人会拉着珍妮的手，含情脉脉的说因为我爱你。阿甘不是，他又摆出那个招牌一样的白痴表情，对这珍妮说：“Just because you are my girl.”

为什么不是“*I love you*”？因为我爱你已经无需多言。如果我爱你，而你不爱我，那么对于我来说这就不能承受，我可能会找另外一个女人去爱，但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孩，所以我可以承受你的背叛，你的逃离，我也可以忍受孤独，忍受没有你的日子。重要的不仅仅是我爱你，而是因为从我看你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是我的女孩，你是我的姑娘。

如果有人仔细想想这句话，看看阿甘那张单纯的脸，那双眼睛，就能体会到什么是爱一个人，什么是喜欢一个人，什么是认识一个人，什么是放弃一个人。

但常常会是这样，恋爱中的彼此，不曾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恋爱，不管他们付出了多少。付出多的经常会抱怨，说自己付出得太多，或者回报很少。于是总是说：不要把对方太当回事了。

他们其实根本没有在恋爱。只不过是在爱情的称呼下自我陶醉，却在付出或回报的时候露出了真正的面目。

因为爱情本来就是奢侈品，你不能因为孤独寻找爱情，你不能因为贫穷寻找爱情，就好像你不能仅仅因为自己还是一个处女而跟别人上床一样。爱情的价值在于当你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很丰富的时候，你突然想找一个人来分享着一切，在你本来幸福的时候，爱情让你更加幸福。

所以这个时候你根本不需要从对方身上获得什么，这是爱情——没有束缚，不要求回报，爱对方的同时能够承受住他的叛离，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爱一个人很容易，但是能想阿甘那样承受所谓的痛苦却非常难，因为这些不仅是爱，而且是对自我价值的明证。

一首歌道尽了阿甘对珍妮倾注的所有：“我从不会轻易许下任何诺言，也从不会为一个人如此心碎，而现在我可以敞开我的内心，你是我唯一真心爱过的姑娘。突然有一天你离开了这里，走了整个世界没留一片云，此我就像抽离麦芒的青稞，那凄风苦雨中晃曳彷徨。但是希望你明白，我就在你身旁，无论你在多远的地方。即使你变了模样，即使你把我遗忘，你永远都是我心爱的姑娘……”

那个南阿拉巴马的傻子阿甘，最终娶了珍妮，生了一个小阿甘。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图片来自于网络

后来，珍妮死去了，阿甘在她墓前，轻声说：我爱你，珍妮。这时我们眼里真的会闪烁泪花，不是因为这个傻子最后终于说出了我爱你，而是因为这个傻子，拥有许多聪明人没有的，爱情。那些自以为拥有爱情的聪明人并没有得到爱，亦不知道什么是爱。

这样说来，阿甘并不是一个傻子，至少不是一个普通的傻子。



图片来自于网络

——他只选择爱。法国诗人拉马丁曾写过：To love for the sake of being loved is human, But to love for the sake of loving is angelic（因为被爱所以爱是人性的体现，因为爱所以爱是神性的光辉）。阿甘正是选择为爱而爱，而不管珍妮如何离去和背叛，如何放纵和乖僻。因为他永远记得昏暗车箱中那个灿烂的微笑，冷漠人群中那颗天使般的心灵，日落树枝上那两个相伴的身影。
最后羽毛飘过。它永远不知道自己飘到哪里去，但它，选择做它自己。爱其所爱。

正如阿甘不知道自己经历的种种会是怎样，但是他选择自己心中不变的信念和坚持。

我想用我所听过最浪漫的对话作为结尾。

——珍妮问阿甘在越南打仗害不害怕，阿甘只说起他在越南看到的最美丽的风景：我看到雨停的时候，夜空中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很璀璨；我看到太阳下山前的海湾，水面上有千万粼粼的闪光；我看到那山中的湖，水很清澈，就像有两片天，一片叠着一片；我看到荒漠之中，日出的时候，天之涯与地之极，美极了……

听得入神的珍妮不由地感慨：“I wish I could be there with you.”

阿甘只说了一句：

“You were.”

孤独的错误者

文 / 非常蠢

你 是否想象过这个世界上有另一个你，他在你所不知道的角落做着你所不能做的事？你是否想象过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你，而终有一天你将与他相遇？

《分身》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并不新奇，它描摹着两个互不相识却长相一样的女孩相遇的过程，也许与俗套的剧情唯一的一点不同是——这两个女孩并不是双胞胎，她们是同一个人的两个复制品。

我还记得她们复制的原型，那个如今已经风华渐老青春不再的女人。她曾这样评价她们，大意如下：她讨厌她们，她们的出生是错误的。当被一条条皱纹无法避免地爬上自己的脸孔，她看到和自己年轻模样时无二的脸时，她感到了极端的恐惧与厌恶。她不希望这个世界上存活着自己的复制品，她以主人的姿态否定了无法抉择自己生命来由的她们。

或许，她说得没错，这两个女孩生来错误，她们不过是别人的



图片来自于网络

复制品，她们不过是科学的实验品，她们不过是被原型所唾弃的不需要的失败品，她们不过是尚且不能公诸于众的残缺品。她们生来注定要背负着常人所不能理解的身份，注定要承担一个另类者的艰辛，甚至被自己的原形所否定。她们一边探寻着自己的身世之谜，一边挖掘着或许自己都不愿意接受的真相，一边幻想着那个与自己素未谋面、脸庞却再熟悉不过、有着相同遭遇的女孩，理解着彼此的痛苦，愈发深入了解事情真相，愈发努力地守护着对方，藉由肯定对方来确定自己生命的意义。

我一直无法忘却她们最终相遇的画面，一个从实验室的窗户里跳下试着逃出，一个开着车彻夜寻觅实验室的身影最后停下。她们一个向着草丛外面跑，一个朝着旷野里面奔，然后在日光将出未出、迷迷蒙蒙的时刻，她们看到了对方的脸，与自己并没有不同的、带着相同笑貌的脸。一个拿着对方也喜欢的《红发安妮》递出，一个握着对方在飞机场落下的柠檬举起，继而同时相视一笑。她把柠檬给到她手里，她问，你怎么吃的？她在阳光下露出一口白牙大口咬下——那是和她相同的吃法。读到这里时我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动与向往，为那一份无需言语的默契和关怀。

东野圭吾笔下有许多女性，诸如《白夜行》里没有太阳只能选择在黑暗中前行，隐匿着爱装作温柔却冷漠的美穗，那是暗之化身；又如《圣女的救济》里一早就在饮水机里下了毒，却反其道而行之一直守在旁边不让丈夫靠近，直到丈夫变心后才心灰意冷离开任其自生自灭的绫音，那恰如书名是“圣女的救济”；或是《嫌疑人X的献身》里终于不堪前夫纠缠失手将之杀害却无法面对，听由石神安排博取安全却如同傀儡的靖子，那是带着些无能怯弱而真实的普通人。我却最终决定写《分身》中这两个懵懵懂懂、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一个错误的故事中的女孩。她们一下子经历了太多——她们的家庭并不圆满，自己的出生不被认可，无法在大型场合抛头露面展示自己，她们莫名被卷入奇怪的追捕，这个世界对她们不够包容。但她们并未因此而颓唐，她们并未因此而对自己绝望，并依旧为了揭开并不美好的真实面貌而努力着，为了另一个和自己处于相同处

境的人而全力拼搏着。

她们一定很难受吧。当知道自己并不是母亲生的孩子时，当听到自己被原型亲口否定时，当明白自己不过是个复制品而不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迹时，心中一定有着犹如被撕裂般的痛苦。也许在这时，未曾相识的那个与自己处境相同的彼此，就是她们黑暗世界中唯一的曙光。因为想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和自己怀着同样的痛苦，因为自己明白那样的痛苦有多难受，所以才如同自救般向彼此伸出手来，而这两份相同程度的痛苦反而成为了支撑她们走下去的勇气。她们救了彼此，随之也救了自己。

“这个世界上有哪个人敢斩钉截铁地说自己的出生不是一场错误？又有哪个人敢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不是某个人的分身？或许，其实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分身。因为找不到，所以孤独。”

我又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段话，说我们每个人不仅是被上帝抛弃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且是被分开一个个抛弃的。或许我们的出生就不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或许我们的成长也无可避免的要犯许多错误，或许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经历伤心难过的瞬间，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觉得孤独渺小的时刻。或许我们真的是被分开抛弃而来到这个世上，或许我们的生命真的是由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错误而组成。但是，当我看到那两个女孩最终相遇的时候，当我看到她们互相认可了彼此而终于也能够认可自己的时候，我开始固执的相信，在这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一定有着和我们每一个人相同困惑的人存在。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有一天终于能够遇见彼此，能够像是想要帮助自己一样去帮助他。也许两个一样残缺的生命，就能拼凑一段完整的人生；也许两个一样孤独的人，就能拥抱彼此的孤独而不再孤独；也许两个一样错误的人，就能认可彼此的错误而趋向正确。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错误者，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分身。

我们的北京

文 / 蔚央



图片来自于网络

近期，“青春”这个词频频出现在电影、书籍的宣传广告上，似乎也成为了我们口中津津乐道的话题。当《致青春》、《青春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等受人热捧的电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时，一部承载着更久远的青春记忆的老电影的视线——

《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得更多，也更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使眼前一阵阵发黑……”

我个人非常喜欢中国老电影的色调，好像总是有阳光，那种夏日的午后被熬煮得温度正好温柔的暖阳，像是喝醉酒了的少妇一般从窗口妩媚地倾泻下来，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光尘。这部电影也如其名一样，好像铺满了暖融融的金阳，却讲了一个潮湿青涩的故事。

文革中的北京，当大人都在外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一群生活在部队大院里的孩子，在一段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时光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那时候的北京，没有车水马龙，没有高楼大厦，有的是一望无际的阳光灿烂的天空，和阳光下骑着自行车自由驰骋的少年。

空旷的、我们的北京，无拘无束的、我们的青春。

马小军似乎是阳光地里最有青春气息的少年：好奇、冲动，有点小聪明，又有着汹涌的年少轻狂。他学会撬锁，每天偷溜进别人的家中，打个盹儿却又出来了；他和一帮兄弟聚众打架、逃

课闹事；他在屋檐上散步聊天，躺在天安门广场上思考人生；他有过时而苦涩时而甜蜜的内心挣扎，他有自己喜欢的姑娘。

“她很满意自己眼睛的威力，这在她似乎是一种对自己魅力的磨砺，……我就那么可怜巴巴地坐着，不敢说话也不敢正眼瞧她，期待着她以温馨的一笑解脱我的窘境。有时她会这样，更多的时候她的目光会转为沉思，沉溺在个人的遐想中久久出神。这时我就会感到受了遗弃，感到自己的多余。如果我多少成熟一些，我会知趣地走开，可是我是如此珍视和她相处的每分每秒，根本就没想过主动离去。”

曾在书上看过：“女人的爱是层叠式的，一层没了，总会有下一层来代替它的位置；而男人的爱是排列式的，初恋永远是初恋，谁也无法代替。”先不论这句话是否正确，但也能看出米兰在马小军心中的地位。那时候的感情，犹如枝头上一颗青涩的酸梅，犹豫躲避的眼神、不经意的接触、油然而生的冲动，都是青春里最深刻的印记。在马小军躲在床下的那个下午，在他看见墙壁上那张少女的照片时，一切都埋下种子，一切都已经开始发生。

电影中有很有趣的一幕。一场瓢泼般的大雨，马小军在雨中嘶声裂肺地喊：“米兰！我喜欢你！”，而当米兰说：“你说什么？我听不见！”的时候，马小军又唯唯诺诺地回应：“我自行车掉沟里了……”，却毫无防备地迎来了米兰的拥抱。

当人们对文革的印象只有黑暗与混乱的时候，电影却向我们展现了另一片天空下不一样的风景。马小军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角色，他的成长过程和很多人都有相似，令人不由地想起自己懵



图片来自于网络

懂火烈的年少时代。

有人评论这部电影看起来莫名其妙。然而我想青春不都是如此吗？自己的幻想与现实交叉相溶，回忆起来竟也分不清虚实，只有那一段段的碎片叠影，和着永远不褪的阳光，如走马灯一样在眼前闪过，宣告着青春的死亡终结。

“我感激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在街头闹事。”

我看到这一段也忍不住苦笑。老一辈不住地说明我们现在这一代多么幸福多么令人羡慕，我们却未意识到我们也是被怜悯的。时代带来了一些东西，也冲走了很多东西，这种所谓“空前的解放”与“自由的青春”，我们恐怕也难以得到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青春被打上了“早恋”的标签，好像不早恋就对不起自己的花季一样。事实上，恋爱只是青春中青涩的一角，更多的，应该是拼搏、友情、叛逆、梦想，还有失败。

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马小军漂在游泳池里，米兰、刘忆苦、北蓓……这些人都在朦胧中消失了，他怅然若失地望着天空，自己的青春也在不知不觉中走向终结。

“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们标准挺时髦的城市。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人在改变，北京也在改变。城市不是适合承载记忆的地方，所有的角落都更新换代得太快。当看到镜子里自己脸上去不掉的皱纹与胡须时，才发现那个年代的青春里的所有所有的人和事，那些红旗，那些屋顶，那些树叶和那些背影，都已在刺眼的阳光里消融殆尽。

蓦然回首，好像还能闻到荷尔蒙的气息，手中却又是空白一片，力不从心。青春太美好，好到无论怎么度过，我们都觉得是“虚度了年华”。

于是抽一口烟，放下成年人的肮脏的酒杯，又想起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北京。

选择之重

文 / 纬来



图片来自互联网

诗人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中这样写道，“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久久伫立，或许就是因为选择的沉重。

这让我想起今年1月17号在《今日说法》中看到的这个叫做“断臂局”的真实事件：无锡人民法院对一起诈骗案进行审理，犯罪团伙是由十几个不同年龄段的人组成的。他们分工明确，其中有几个90后的年轻人被称作“小鬼”。这些“小鬼”首先自愿地被“开伤师傅”砸断手臂，再在工厂中故意摔倒以骗取所在公司的工伤补偿。而团伙内部还有专门负责寻找“小鬼”的“招伤员”、砸断“小鬼”手臂的“开伤师傅”、负责和公司谈判的“谈判人”以及幕后操纵的“老板”。这起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都非常年轻，几个被砸断手臂的“小鬼”平均年龄也不过是在20岁左右，甚至连幕后操纵的“老板”乔恩红也仅26岁而已。他们最终被判处八年至七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从结果看来，选择以工伤诈骗骗取钱财的行为是错误的，这个违背法律和道德的选择让这几个年轻人最终遭受了牢狱之灾，其中几个小鬼们也饱尝了一回“断臂”的痛苦。时间倒转回他们做出这个选择的那一刻，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像其中一名小鬼说的那样，“只是觉得工厂里干活太累了就选择了这一行。”草率的做出了决定，从而留下一生的遗憾和悔恨。

选择是人生的必修课，选择之重在于选择往往会对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有可能是好的，也有可能是坏的，但是我们在选择的那一刻无从得知。就像上文引用的例子，这些犯了法的年轻人在选择进行违法诈骗时，仅仅是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不用在工厂里累死累活的工作，并且还能在短期内轻易赚到很多钱，他们并不知道，也没

有去担忧最终是一个锒铛入狱的结果。

尘埃落定之后，这也引发了我的思考。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这些人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农村出身，学历不高，也没有一技之长。这种相似并不是偶然。以上提及的三点可能正是这些年轻人选择以“疼痛”并且违背道德和法律的方式，来谋取钱财的原因。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他们其中的某个人，可以凭借拿得出手的学历或者一技之长找到工作养家糊口，排除因意志力不坚定而想走捷径赚钱等个人感性因素，他应是不会去选择这种冒险并且有损身体健康的方式的。他甚至可能像小沈阳、朱丹等等同样出身寒门却凭借自身的技艺和努力仍旧获得成功的人那样，在某个领域里打拼出一片天地。

但最终这些都是我大胆的猜想，并不是事实。事实是这些年轻人过早就辍学到陌生的城市打工，并在这个灯红酒绿的繁华世界里最终迷失，令人唏嘘不已。固然这个选择是由他们自己全权决定的，但是不应该仅仅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担负起所有的责任。因为导致他们辍学、被迫来到城市里打工挣钱的残酷现实的，正是那存在已久、急需我们重视的社会问题：农村教育日渐惨淡的现状，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的保障制度的缺失。

从中国人民网的一篇论文《大学生眼中的中国农村教育现状》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例子：“在安徽金寨的一个村镇里，辍学多发生在年级过渡时。初一平均辍学率低于10%；初二略高于10%；初三则高达20%。这就是在农村普遍流行一种叫“3、2、1”的悲剧，即：初一3个班，初二剩下2个班，到初三时只有1个班了。”

这些辍学的未成年人，很多成为了现在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的



图片来自互联网

一部分。他们几乎都是第一次离开家来到城市谋生，甚至有些未成年人揣着自己的身份证就独自一人来到了大城市。来了以后基本上都是和同样为外来务工人员的老乡们住在一起或者住在工厂里。

初来乍到自然会面临非常多的问题。共青团上海市委调研的结论概括的很精准，“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中，最大的三个困难是物价太高、收入太少、感情孤独。”

造成前两个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外来务工的能力有限，大部分都在工厂里做普工，收入自然不会高。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很多人都会有物价太高的感受。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保制度是存在一些漏洞的。这也是导致他们感觉“病不起、老不起、死不起”的原因之一。

论文《建立与完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障碍与对策》中还指出了当今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况，“我国不少城市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各种保险严重缺位、农村社保与外来务工人员社保严重脱节、外来务工人员频繁变动工作、保险部门手续繁琐等原因，外来务工人员的参保人数远远低于实际外来工的总人数。”

这样的现况是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关注的，是需要拿出时间和精力去一步步完善和改进的。同样，政府和社会也要在精神上给予这些年轻人更多的关怀和理解，这是解决他们第三个困难“感情孤独”的最佳方法。但是目前我只了解到一些民间组织有在为此做出努力，像针对“大众草根”阶层提供婚恋交友服务的网站——有缘网，以及关爱外来务工人员的公益项目——“家的二次方”。这些项目都是一些很好的设想。只是这其中的利益混杂，光靠市场中的民间组织，就缺少监管。这便需要政府拿出一些精力给外来务工人员保驾护航。

外来务工人员进城，是因为过早的结束了学业。导致这些未成年人辍学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中国人民网的资料指出，“辍学的主要原因，一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供养不起，孩子无法继续读书；二是当地交通不方便，学生离学校太远，不安全；三是少数孩子成绩欠佳，学不进去，就逃学、辍学。”在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确定推行义务教育的步骤。所以，在城市里，尤其是在深圳这样发展迅速的大城市里，九年制义务教育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学生逃学、辍学的情况并不多见，而这种现象在农村里却俯拾皆是。农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家庭的贫穷往往无法让孩子继续正常的学业。而下一代知识水平的落后，使得这个地方更加的贫穷。我认为当今政府是有能力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这种现象频繁的出现的，例如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提高学校在农村分布的密度、重修学生的上学路……类似的建议和言论我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各种媒体平台上发表过了，但是这些仅凭媒体和有关社会人士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在于政府的行动。这几年来的爱心早餐工程、希望小学工程表面进行的轰轰烈烈，各种报道铺天盖地，但这些措施以及每一笔来自国家和社会的、用于扶持农村教育的钱财是否真正都落实并且产生好的效果了呢？

这需要全社会的持续关注。

选择之重，第一层重来自于沉甸甸的未来，选择对未来的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二层重来自于家庭或者社会，例如长辈的期望、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等等。这种重量使得我们在做出选择时感到无奈。

前一种重量我们无法避免，就如同你在地球上永远无法避免受到万有引力的吸引。但是通过心态的调整、冷静的分析，这种“沉重”应当会有所减轻。而对于后一种重量，我们个人能做的其实很有限。真正可以帮助我们减轻重量和负担的，是政府和我们参与的社会。

为什么我们不知情？

文 / 累感不愛的 YYP

知 情权，即“知道的权利”。这项权利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被新闻记者不断地争取，最终得以立法保障。他们对政府、企业的不透明感到不满，并认为大众有权“知道”。知情权就广义而言是指有着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是从官方或非官方获知有关情况的权利，这是百科上的定义。它的核心在于，我们有权知道。



图片来自互联网

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不知情？

很多地方都能找到这种“不知情”。百姓有权利知道国家税收究竟投入在了哪里，但是国家缺乏一个老百姓能够看到的公示制度；消费者需要知道产品的成分，以从安全、健康等角度选择是否购买，而部分企业却隐瞒或伪造了成分。每年中考前放出的中考考试细则和考纲。这些东西上面清清楚楚地列出了要考什么、怎么考、怎么算分、怎么评等级，并提供了易于获得的途径。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信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话自然毫无准备，所以我们有这个权利，教育局也尊重了我们的知情的权利。

但在争取“知情”的权利的时候就会有几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知道的理由和效果。知情权的有无关系到了其他的个人权利。新生选择体系之前，需要知道详细的体系介绍，才能够基于这些信息选择适合自己的体系。学生如果丧失了知情权就会无法正常行使自己的选择权。另一方面，让大众知道可以避免许多争端。以12年砍树事件为例，如果学校和学生提前做好有效的沟通，解释清楚二期工程的方案和砍树的原因，让学生知道，那么至少学生在刀子下去之后才集体愤怒的情况不会发生。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不知情，不能够获得应有的信息。一种

情况是私藏这些信息的人为了利益而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或为了个人的私利，如金钱贿赂；或为了“集体的利益”，但这通常只是隐瞒者个人认为的“集体的利益”，学校里有侵犯学生权利的事情，而学生为了避免负面消息影响学校生源就对外界隐瞒。他们出于自己的角度，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全校人，而没有在不知情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强迫性地侵犯了他人知情的权利。

另一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的“动机”，更多的是单纯的遗忘和忽视。一方没有考虑到另外一方的信息需求，也完全忽视了另一方知道的权利。这种现象在双方有着成文的、习惯上的、或是一方所主观认定的等级层次时尤为明显。上层者会认为下层者的权利对于自己来说是微小的、甚至可以忽视的。他们关注的中心不会放在“下层”上，特别是在他们自己权力的来源是更上层的人而非下层的时候。这种忽视的另一种成因则是对知情权本身的淡漠。一个不理解知情权的重要的人，大概不会操心去公告任何事情。

这种种原因让我们有时在应该知情时不知情。上学期末的国际体系转体系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全校有几十份高一高二学生转国际体系的申请。按照学校的规定，转换体系需由班主任、体系负责人等多重审批通过方可转入，同时拟转入体系负责人需要进行测试对学生进行考核。常理上来讲学生应该提前知道考核的时间和可转入的人数，但是国际体系却没有预先给申请的学生们一个操作方案。一些学生去询问的时候却被告知，这学期没有转体系的计划，接受申请只是为了提前了解情况。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学生的不满。学生辛辛苦苦填了资料找了老师想着过几天考核，结果却被告知这只是在“了解情况”而已。正是因为对自己对有权知道的事情“不知情”，稀里糊涂地什么事都没搞定，他们才会不满。最后在多方的协商之下才有了1月10号，考试周前的星期五的说明会上的方案。会议上国际课程处主任与教学处主任为所有提交了申请的学生说明了转国际体系的新方案并解答了一些问题。

转换体系的申请是在12月23号到27号一周。国际体系就应该最迟在12月20号（周五）就对转换体系方案进行公告。一来这样可以让学生们提前了解信息，免于做许多无用功；二来可以减少双方之间的误解和不满。知道这些东西是无疑是学生们应有的权利，而这种被动的权利就对应着体系所应有的责任。国际体系有责任去主动提供这些信息而不是让学生反过来主动地索取。而这种不主动也折射出了他们对学生权利的忽视。

我们常常不知情，但是抛开信息的提供者的懈怠，很多时候不知情也源于这些信息的受众。一个公告贴在了公告栏显眼的位置上，贴了一周一个月还是会有人不知道。而后因为自己不看公告误了事的学生才回过头来抗议。在自己的知情权被保障了的时候，人们需要积极地去行使这份权利，不然有权不用，这份权利也只是空谈。学校有一个比赛或讲座，这些都很容易就能了解到，可去了解他的这一小步却有很多人没有去做。

而如果我们的权利被忽视了怎么办？这就需要我们去主动争取。如果连自己忽视了自己的权利，或者是忽视了对方忽视自己权利的做法，那么很有可能下一次你的权利还是没有保障。就像在转体系事件中，如果不是有学生去追问的话，这件事很可能到学期结束甚至新学期开学都没有任何答复。如果不去追一步，你永远都不知情。这个追问就是对自己权利的争取。争取固然需要勇气，可能会受挫，但是争取了之后往往能获得可喜的改变。权利原本就是被少数人拥有的，大众的权利本不被人们所拥有，是一代一代的勇

者用墨水或利剑撕扯过来的。虽然我们现在缺少一些应有的权利，但是我们可以做个勇者。

知道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它让我们能够了解事实，让阴影中的真相变得透明可见。但不是每个人都尊重别人的和自己的知情权。他们出于利益，等级或者是遗忘而忽视了我们的这份权利。这时主动争取便显得尤为重要，争取不一定会带来成功，但它是获取权利的过程中关键的一步。

娱乐的力量

——从《楚门的世界》想起

文 / 蠢朋克

假设一个人被邪恶科学家施行了手术，他的脑被切下来，通过营养液缸来维持存活。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传授信息。于是对于他而言，人、物乃至整个世界都还存在，自己还在一个完整的世界活着。而这个脑还可以被输入或截取记忆。他甚至还可以被输入一些内容，让他觉得自己在读以下这样的文字：“假设一个人被邪恶科学家施行了手术，他的脑被切下来，通过营养液缸来

维持存活。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传授信息……”

这是 1981 年希拉里·普特南所提出的“缸中之脑”猜想。关于这个猜想的最基本问题是：“你如何担保自己不是在这种困境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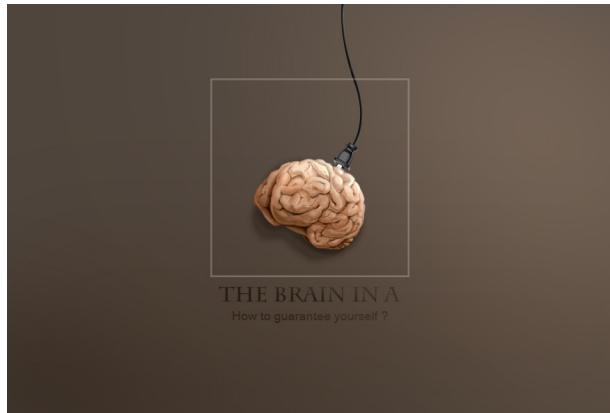
在电影《楚门的世界》里，主人公楚门也陷入了这样一个境地。他从出生之始就被选中，成为一个巨型真人秀的主角。在这个真人秀里，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演戏。他的周围的环境由人操控，他周围的人都是演员。在这个真人秀里，只有他一个人，是真实的。

多么荒诞而可恨的情景啊！一个本应自由的人，被限制在一座小岛上，命运已经被预定，所遇所爱不过是他人所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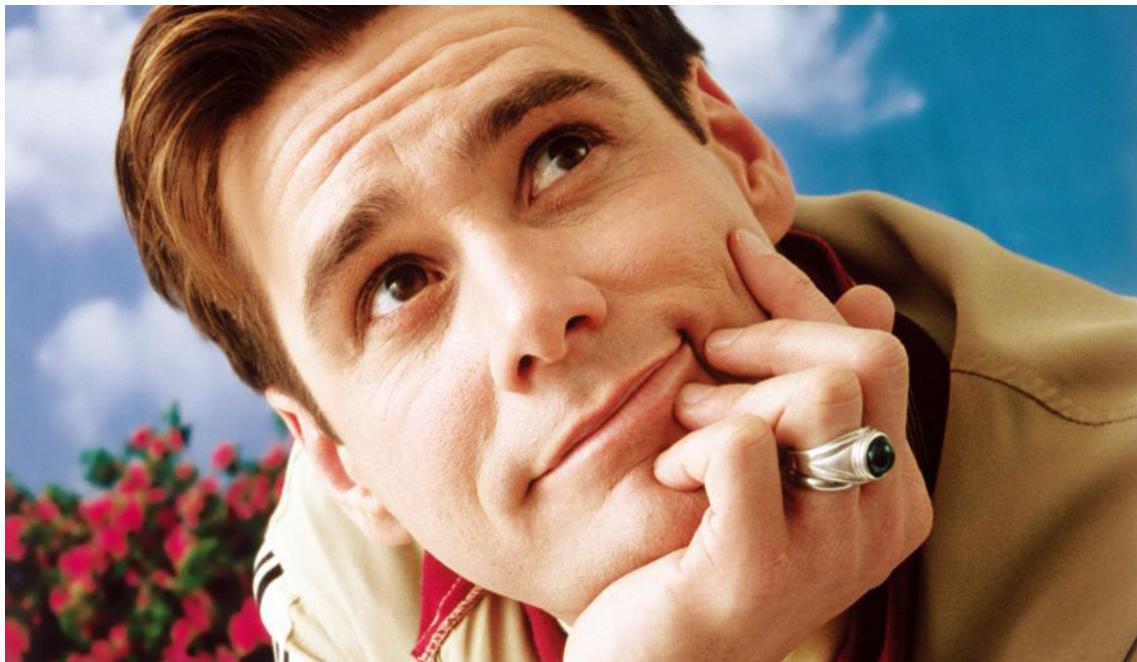
可实际上，荒诞而可恨的不仅仅只是这一个真人秀，荒诞而可恨的更是外面的世界。将一个人限制在一个小岛之中；灌输给这个人他们想要灌输的信念——不要离开这个小岛；将他的行为通过摄像头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这些都是侵犯人权的行为，可是，外面的世界选择了默认。同时，为了维持这一个“世外桃源”，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剧组不用担忧，因为会有广告商源源不断的赞助流入——他们的回报便是在楚门的世界里植入广告。

全因这个节目实在是太受欢迎了——全世界 200 多个国家的人都在通过电视机，关注着楚门的真人秀。在世界人民的娱乐面前，他的自由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在巨大的收益面前，剧组、财阀都乐意于维持荒诞。于是，他的命运被少数人操控，而那观看节目多数人，便是支持着那少数人的力量。

这便是娱乐的力量。娱乐使人们忽视娱乐事物的严肃性，因为它看上去很遥远（“那与我无关”），却又很“真实”（能产生一种代入感）。



图片来自互联网



图片来自互联网

电视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它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媒介，为人们的娱乐提供了新的方式。脱口秀、真人秀等娱乐节目与电视剧是电视收视率较高的项目，可以说，娱乐在电视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细想，这些项目基本都具有信息琐碎、情景荒诞（或者说这是真实却显得荒诞）的特点。像麦克卢汉的理论“媒介即信息”所说，媒介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对于社会而言，信息的接受是由媒介所决定的。而随着电视成为人类传递信息的主流媒介，电视文化中的娱乐特点也将成为主流媒介的特点。人们接受信息的趋向也将“娱乐化”：八卦新闻、政治明星……

这是几乎不可阻挡的趋势，一切都在娱乐化。同时互联网也在兴起，在这些媒介的共同作用之下，娱乐成为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

在这娱乐化的过程之中，有一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那便是“真实化”。电视剧、真人秀都在尽可能的“真实”模拟，亦即是说，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追求着真实。而那个真实的世界呢，却享受着这种虚幻。

一个模拟真实的情景中，演员们专注地表演着失恋者、出轨者等等角色，导演操纵着这一切，而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得津津有味。情景越真实，他们的观赏感觉就更快乐。

并不是说“模拟真实”不好，小说、电影等艺术形式就有很多还原度极高的佳作。而优秀的电视联系剧，无论追不追求“真实”，都多多少少能启发人的思考。

不好的地方在于，部分节目、电视剧刻意追求“荒诞的真实”，无限放大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与俗套。不好的地方在于，有时人们会在廉价的大笑与眼泪之间渐渐的忘记“鉴赏”的意义。

这就是娱乐的力量，让你在沉默中失去思考的能力。

我们常常会在这股力量面前沉默，因为我们接受信息的速度远远快于我们回应的速度。接受信息过快的结果可能是无法处理信息，——似乎听到了很多，却并未理解一句。无法回应，是因为我们未曾理解，当然也就无法思考出自己的答案。于是，我们沉默了。

分手擂台（甚至是各种电视剧）这样的节目体现的荒诞或夸张的真实将营造出一个虚实间渐无边界的环境。久而久之，在渐无边界的虚幻与真实之中，我们会迷失自己。

楚门真人秀这样的节目是这种情景的极端。

之所以极端，是因为里面出现了真实——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楚门似乎就是一个百分之百入戏的演员。百分百入戏，便意味着他切切实实在生活，在戏里生活。戏与生活已经没有界限。

要维护这一种极端，便需要建立一个“1984”式的社会。一切都要在监视之下，一切都要在控制之下，对于那些可能破坏的社会稳定的人，要用各种手段去纠正他们的思想，甚至是将他们剔除出去。这种手段，包括从小就对楚门灌输探险无意义、桃源很美好的信念，包括将不按导演意志表演的演员从楚门的世界中驱逐。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社会是恐怖的。可是，在娱乐的力量之下，人们沉默了。戏里的演员们热衷于这样的表演，戏外的观众乐于观赏这样的表演，导演基斯督则由此享受着创世的快感。而戏的核心，楚门，在乌托邦之下，过着安定的生活，他以为真实的生活。这样的节目的运作还可以拥有伟大的借口：“这可以用来教化人民如何生活。”就像电影中真人秀导演基斯督所说的：“这一切对于观众和楚门都是有裨益的。”

要维护这种社会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数不清的人力物力。可是这些都是可控的。唯一不能真正控制，便是楚门。如楚门在电影结束时所说：“你不可能在我的脑里安装摄像机。”娱乐的力量终将面对人的思考，伟大的借口于人的自由面前不堪一击。楚门终将发现这个社会的虚假，而在他发现的那一刻，他存在的意义便改变了。

“你如何担保自己不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回到本文开头的“缸中之脑”猜想。楚门通

通过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发现自己正身处这样的困境，于是他已非昔日之他，他存在的意义发生了改变。



图片来自互联网

在发现真相之前，楚门对自己的认知是一个桃源岛上的普通居民，他要做的便是在这个社会里好好生活，同时为了自己对爱情的向往而努力。在他发现真相之后，他对自己的认知变成了一个囚徒，他需要的是逃离这个虚假的世界。

这便是我对“缸中之脑”的回应。在人所能察觉到的社会之下，人要按照自己的认知行事。这样子“缸中之脑”便不是障碍了，在不同的社会之下自由有着不同的诠释，而我要做的便是在我所在的社会之中实现我的自由。当我有了疑问的时候，我便去追寻答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些问题的存在便是在追寻存在的意义，甚至就是存在的意义本身。它可能压根就没有答案，也有可能具有十分可怕的答案。但是至少在寻找答案的人的价值认知里，这样的路程代表了他的自由。

娱乐的力量是可怕的，它可以建立起小范围的独裁（编剧、导演的无限权力），甚至将其推广到一定的范围（说不定我们就身处在一个巨型真人秀中）。可以借由一些伟大的借口进行活动（像《黑镜》第二季第二集中的白熊正义公园）。它会让人沉默，会让人愚笨，会让严肃失去存在的空间。娱乐，已经开始构造信息乌托邦。

但乌托邦的维持在于它的封闭性，封闭一旦被打破，乌托邦即

告土崩瓦解。楚门存在的意义那一瞬间的改变便宣告了楚门真人秀的死刑。即使影片结尾基斯督让楚门留在了桃源岛，节目的性质都已经变了，在桃源岛上已经没有了真实，虚假跟真实界限分明。换句话说，对“存在”的追问将打破信息乌托邦，将人从封闭虚幻中拉扯出来。思考可以建立起现实与虚假之间的一堵墙，思考将阻挡娱乐吞噬现实的大潮。

那么，如何建立这一堵墙？在《娱乐至死》的最后，作者波茨曼给出了他的答案：教育。教育可以建立人的认知，培养人格与思考的能力。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楚门的世界”是无处不在的，小到一个个家庭，大到某些国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受人摆布的僵尸。不过，我们都能有自由之心，那需要我们的独立与思考，需要破壁的勇气。就算终究无法逃离，那又如何？我们已经有了逃亡的欲望了，牢笼崩塌的日子还会远吗？

在这个娱乐时代，思考将是阻挡娱乐的力量。如果人人都在思考之下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娱乐的大潮便无法将人类淹没。而我，在现在这个社会，明白我存在的意义之一，便是尽全力不让楚门的世界在现实中降临。

輿論 把贾斯汀·比伯怎么了？

文 / 愁生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近几年，曾经风靡全球的正太贾斯汀·比伯传出一系列绯闻与恶行，长期霸占新闻的头条，关于这些事件，不论是其亲友，还是粉丝，甚至是看客，都不禁为其担忧。而贾斯汀·比伯的反对者们更是忙里忙外，多达二十万人在网站上向白宫请愿，要求将贾斯汀·比伯逐出美国。

2013年来，贾斯汀比伯制造的麻烦接连不断。他在伦敦的演唱会缺席几小时导致粉丝愤怒；他在阿根廷巡演时，对粉丝递上去的国旗又踢又踹；而在他赴德演唱时非法携带自己的宠物猴Mally入境，恐遭罚款。他的个人私生活也是一波三折，与前女友Selena Gomez分手后上传了两人亲密的合照，令粉丝猜测不断。于2013年的10月，贾斯汀比伯被巴拿马媒体爆出他在当地召妓（脱衣舞娘），也在某个派对上被拍到吸大麻。如今2014新年刚至，他在加州录音师与朋友拍下的不雅照释出，在网络引起轩然大波。他曾经只有一个家族纹身，近几年来不断增添，达20个。他也时常与法律打擦边球，他在里约热内卢的某面墙上涂鸦，违反当地法律；他醉酒飙车，导致罚款甚至逮捕，后被释放；2014年1月9日晚，贾斯汀·比伯涉嫌向邻居家连丢20颗鸡蛋，还当街骂脏话。

一系列的问题事件爆出，将他拖向罪恶的深渊，从这些事件中不难看出贾斯汀·比伯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堕落。

出道初期，贾斯汀·比伯因为吸引大批女粉丝导致不少男生对其恶语相对。到了后期，粉丝更是流失严重，Anti粉丝只增不减。曾经的贾斯汀·比伯备受瞩目，他的歌曲以及外貌吸引了无数萝莉粉丝，凭借其阳光形象和成名前对梦想的追求他多次被说成是青少年的典范。或许是因为娱乐圈的纷纭复杂、他心智的不够成熟，还

有家庭背景与教育程度等多方面原因，他的私生活才逐渐步入糜烂，暴露在群众面前，从外到内的腐坏。所以，这样一个男孩没有逃过舆论的尖峰，成为很多人茶余饭后讨论的首选话题人物。自08年出道后新闻媒体就不曾停止对其行为和私生活进行时刻的追踪和报道，每当狗仔队们嗅到一丝风吹草动，网络上就会掀起一阵舆论的浪潮。

贾斯汀比伯的家庭背景其实并不“普通”，他的父母很年轻就生下了它，而他们又在他年幼时离婚。他的父亲的名声并不好，给贾斯汀带来不少不良影响。贾斯汀的母亲独自将他带大，收入来源不稳定，有时还需要接受救济。这样的家庭背景自然无法给他带来良好的教育，应是导致他成名后走向堕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在内因之外，作为外力的舆论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

贾斯汀·比伯仅是当今娱乐圈中的一名明星而已，风靡导致狂热的舆论，在娱乐圈中屡见不鲜，多少看客在其中得到消磨闲暇时光的好工具。其中，新闻报道的夸张与变形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少有违背道德的渲染，引起民众的廉价感情泛滥。然而，这种现象是由舆论的主体“公众”和客体“现实社会”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如今，一部分网民在网络上对贾斯汀·比伯如今行为的言论多半是嘲讽和落井下石，跟风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舆论时常掺杂很多非理智成分，盲目追捧在贾斯汀比伯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应验，初期时作为新生代的他，得到了千万粉丝的青睐，而这样的追捧似乎成为了潮流。前些年，贾斯汀·比伯的周边商品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旋风席卷了有着门面的明星周边店和网络商店，甚至是路边的小摊。初中学校广播站播出他的歌曲，几乎每个年级都有人惊叫连连，也

图片来源于网络

算是一种“盛况”。所谓人红是非多，有着无数支持者，难免会有Anti粉，可他们谩骂也多半与理性无关。好景不长，当他所制造的麻烦屡屡曝光后，跟风谩骂和落井下石的人越来越多。讽刺的是，贾斯汀·比伯的粉丝名称为Belieber，是Believe加Bieber的缩写，事件的曝光接踵而至，“玻璃心”粉丝们的心碎了一地，慢慢的大批粉丝开始心生怀疑。有些原本坚定不移的粉丝，看到舆论中早已

“惨不忍睹”的偶像，也逐渐迟疑，雪中送炭者少之又少。当前的社会部分媒体的夸大其词，极易造成情绪化的民众盲目跟风，追捧与捧杀一如上文般交错出现，其狭隘性接踵暴露，投机取巧地利用当今社会民众的盲目与不理智。当一个人风靡一时，无数吹捧与跟风，待到另一名新秀自行崛起或者“炒作”成名后，公众将会转移视线到这人身上，前者就会迎来被遗忘的待遇。

在公共舆论的定义中，公共舆论往往以文字或言谈的形式表现，通常以支持与反对、赞扬与批评的方式对某一问题进行公开性的评价。其形成可以是群众自发，也可来自有目的性的引导，政府、团体组织以及广大传媒等都可以成为其导向。这时，有许多关乎名利的行为便会参杂其中，部分群众或是带有目的的引导者便会在其中作祟。近些年被谈论纷纷的“炒作”、部分新闻媒体对事件的扭曲报道和情绪化的群众都算是始作俑者之一。单就贾斯汀·比伯在娱乐圈中的历程来看，他曾是舆论风潮中的受益者，后来也成为了受害者。他是一个顺应潮流的印记，所以舆论对他的影响并不小。风靡一时的人引起即时的舆论的风潮，其中好坏参半，群众喜爱怀揣个人感情看待一个舆论浪尖的人，所以个人意见也在群体中不断碰撞摩擦导致融合和变异，某种从众的心态不可避免的出现，席卷了舆论界。

舆论的力量不容小觑，它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它也不能命令人们必须怎样、不能怎样做。它却可以提供价值观念、是非准则，对于人们的行为言语起到倡导和约束的效果。而舆论的中心，不论是一个人、一个部门、还是政府等都起到监督的作用。通过新闻或是网络等媒介曝光，引起群众的赞扬或是谴责。由此可以形成一种舆论氛围，使得舆论中心有所自觉与醒悟。娱乐艺人们仅仅是舆论组成的一小部分，却也不难看出舆论庞大的力量。

人们可以将一个人捧入天堂，也可将其踩入地狱不留情。如果不是与死亡正面相对时，就一定有回路可转。笔者也希望，某天有一个已然成熟的贾斯汀·比伯走进现在这个失了心的他，摇摇他的肩膀，说声醒醒。





Nirvana Weekly

“Through the darkest dark, may we see the light”

“越万里之溟濛兮，见凤之流光”